



托马斯是毛焰的模特,也是毛焰的交流对象 资料图片

上海是中国当下最世界的城市,坐在出租车上,电台里的女声一遍遍地播报参观世博会的人数;在某个稍稍有点人气的街角站上几分钟,绿灯亮起,当三四十个面孔朝你迎面走来,你总能发现几张异国面孔;而在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上海影城,世界各地的最新影片轮番上映,东西方的文化、观念正通过影像密集传递。朱文的电影《小东西》是其中之一。“小东西有两层意思,一指相对于这个大片泛滥的时代,它是个小东西;再有就是这个名字暗含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寓意。”作为中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,朱文没有让观众失望,这个长度80分钟、从南京出发的“小东西”,这部融合了各种艺术元素的名副其实的新电影,就像一个怪兽,冲击着观众的眼睛和内心。

# 大片时代的“小东西”

一部和南京有关的电影,一帮和南京有关的艺术家,他们是作家导演朱文、画家毛焰、毛焰的“画中人”——世博会卢森堡馆馆长托马斯……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上海报道

## “小东西”展现东西方文化碰撞

朱文有两个身份:作家和电影人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,他的诸如《我爱美元》、《弟弟的演奏》、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》等小说带给他声誉的同时,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议。非议他的人指责他的小说描述现实时过于残酷,看不到希望,赞赏他的人则认同他揭示现实原生态的勇气。可就在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的更多作品时,他放弃了写作,操弄起电影来。他先是写剧本,《巫山云雨》、《回家过年》都是他的作品。2001年他开始做导演,《云的南方》等两部影片分别在柏林和威尼斯两大电影节上获奖。

《小东西》是朱文的第三部影片。这部影片无论在叙事方式上,还是传达的观念上,都和之前所有的中国新电影不同。按朱文的话来说,这是一次“冒险”。影片由两部分组成,前一部分的主要内容,是由卢森堡人托马斯一路离城市,相对孤独的地方写生、度假;接待他的是由当代画家毛焰饰演的访客。在他们相处的三天三夜里,他们一个讲英语,一个说湖南话。因为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,他们的对话基本上是鸡同鸭讲。而在这部影片中,还穿插了一个武侠故事。两个来路不明的侠客装扮的人,在他们面前,“演出”了一段传递着爱恨情仇的中国功夫。虽然“毛焰”和“托马斯”无法沟通,但是他们却同时遭遇了这段可以归结为梦境的场景,而且谁也没有提出异议。在面对“功夫”这一语言时,他们的沟通超越了语言的障碍。影片的后一部分,则回到了现实,回到了毛焰在南京幕府山脚下的画室。在这里,毛焰是画家,托马斯是模特,和他们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一样。前一部分浪漫,后一部分纪实,两部分合成一个整体。

按朱文的话来说,这部电影主要描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。“这是我们当下真实的处境。”朱文说,现在中国人和西方的交流越

来越多,两种文化在现实中不停地碰撞与融合。

《小东西》里,两个主人公很难沟通,而在现实层面,因为这部电影的实验色彩,它与观众之间也存在着一一定的障碍。毛焰认为,障碍不仅仅存在于东西方之间,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,“这是一个根本的主题。”而朱文则认为,这不仅仅是一种障碍,也是一种沟通,“影片的幽默感,带给观众的笑声,说明这部电影具有温暖的色彩,这种态度是乐观的。”

## 最初的念想来自南京毛焰的画室

《小东西》拍了三年,但是如果算上最初的“念想”,这部电影的孕育时间要长得多。而最初的“念想”是因为毛焰和托马斯。在中国当代艺术中,毛焰的肖像画可以说是独树一帜。而他只有一个模特——来自卢森堡的托马斯。路德维得。自从1999年,毛焰为托马斯画了第一张肖像画以来,他们这种和谐的关系已经超过了10年,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佳话。“毛焰认识托马斯多少年,我就认识他多少年。”朱文介绍说。在南京,有一个具有当代意味的艺术圈子。一批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经常聚在一起探讨艺术。其中,韩东、朱文、毛焰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。毛焰和托马斯,这对艺术搭档长达10多年的友谊,很让人羡慕。“他们这种超越各自文化的关系,彼此形成默契,很让人感动。”多年以前,朱文就想到要根据这段难得的“现实”,做一个东西,这种念想始终存在,直到有一天,他想起把它拍成一部电影。而按朱文一贯的冒险,也就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性格,他绝不会把它拍成一部单纯的纪录片。

“这是一个属于朱文的概念。”毛焰介绍说,虽然朱文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,但是就这部电影来说,一开始剧本已经是完成的。“他跟我说话的时候,剧本已经写好了;等实拍时,只是增加了一些现实的细节,大的框架已经形成。”在南京艺术学院教书的毛焰熟谙当代艺术,所以他对朱

文的实验一点都不奇怪。“朱文始终认为电影是可以不断翻新的。”毛焰说,就这部电影来说,与目前的主流电影不一样,它融合了许多元素,有绘画,有小说,有电影,看上去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,主题需要观众自己去联想和“创造”。

影片的另一个主人公托马斯,虽然不是艺术家,但是因为和毛焰,以及其他艺术家长时间的交流,他对影片的表达方式很认同,“我和毛焰的关系表达得很完整。”

## 和所有的“新电影”不一样

《小东西》的首映安排在6月15日晚的6点45分举行。在影片的前半部分,当毛焰和托马斯鸡同鸭讲营造出喜剧效果时,整个放映厅笑声不断。这对于中国新电影来说是很难得的,因为按观众以往的经验,“贾樟柯们”、“张元们”的电影都是很闷的,因为他们表达的都是非常严肃的现实“话题”。很难想象观众在看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时会发出笑声。但是朱文做到了。

电影结束时,观众席上的掌声是对《小东西》的最好评价。散场后,观众三五成群地在放映厅外围成一个一个“小环境”,对电影“复盘”。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场景,这与别的电影结束后,观众一涌而散的景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

当天首映时,朱文邀请了不少嘉宾来观看,其中有音乐家左小祖咒、作家棉棉、电影人李冯、艺术评论家欧宁等等。曾经为《云的南方》配乐的左小祖咒说,《云的南方》他算当事人,不适合作评价,但是《小东西》他可以说话

了,“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,很漂亮。不像以前第六代拍的那样学术化,缩手缩脚,而是更自由更开放。”左小祖咒说,《小东西》是朱文拍完《云的南方》六年后拍的电影,六年,在一个“方便面”年代,一个人等待了六年才拍一部新东西,不简单。棉棉认为这是一部很完美的电影,演员、音乐、摄影都很棒。“电影名字也很反讽,很多人有才华,但是不会表达。朱文表达得很完美。就像人的身体一样,有力量,有速度,有弹性。”曾经以身体写作著称的棉棉,评

## 两个初涉影坛的“影帝”

蓬头垢面的毛焰和始终干净利索的托马斯,坐在空旷的星空下烤肉。“地球之外有没有别生命?”托马斯这话是对着毛焰说的,也是自言自语,因为毛焰根本不懂英语。而托马斯对汉语也是一窍不通。“啊?十月喽,就快要下雪了。”毛焰用湖南话回答他。

论时不忘带上“身体”。欧宁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微观版本。

和所有的观众的看法一样,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过的李冯对毛焰和托马斯的表演赞不绝口,他很好奇朱文怎么把两个非职业演员训练得那么职业。

在中国呆了10多年的托马斯,讲一口流利的汉语,应该算是一个中国通了。但他直言对中国还不是很了解,“我在中国时间比较长,但每天都会发现新的事情,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。”

托马斯说世博会结束后,他的馆长头衔也会跟着结束,但他的想法是做一些中卢两国的沟通关系,文化和贸易都行。

说起和毛焰的关系,“我还是他的模特,随口到到。”

《小东西》的结尾有一首歌,名字叫《草原情歌》,歌词是朱文写的,主要是讲时光对生命的影响,歌声中,托马斯的肖像像幻灯一样一张张展示。

谈到随着年龄的增大,画中的自己也会变老,托马斯说,毛焰画的不是我,他画的是他自己。



托马斯

“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方法,而是他们本身内心就很强大,在这个基础上,他们又很投入,所以演起来不难。”朱文介绍说,他从来不把演戏当专业的东西看,人生如戏,每一个人都能做演员,只是人戏快慢而已。“剧组百十号人都喜欢他们,不觉得他们是业余演员。他们认真演戏,按时睡觉。托马斯原来就是个好青年。毛焰散漫惯了,因为有朋友放纵他。而在剧组我把他和朋友隔离,一个也不让见。他就没辙了。”

毛焰说,因为从没拍过戏,朱文做了很大的努力。“在拍摄之前,他给我们做了训练。最重要一点是要我们放松,要我们把自己扔到一边,‘完全交给他’。”

朱文前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拿过国际电影节的影帝,拍摄时,朱文对毛焰和托马斯常常拿这个说事,“我是在和两个影帝说戏。”

神秘的托马斯身兼世博会卢森堡馆馆长

虽然这是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故事,但是故事的“出发点”还是毛焰和托马斯的友谊。高高大大、身高1米9的托马斯看上去是一个腼腆的人。这个牛津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卢森堡人,在伦敦读书时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,因为自己的肖像画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部分。但是他和遥远的中国发生联系,却不是偶然的。

托马斯的爷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,所以家里面有很多他在中国带来的东西。托马斯对这些东西耳濡目染,自然也有兴趣。牛津数学系毕业之后,托马斯决定做一件与学业无关的事,便到南京大学学习汉语。学习期间,1999年的时候,托马斯在伦敦认识的一个画廊老板,把他介绍给了毛焰。

“我一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一点不了解,对毛焰也不了解。”托马斯说,他和毛焰刚开始时有点像电影里的情节,很难对话,“但是慢慢我们熟悉起来,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好,沟通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
在托马斯看来,毛焰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,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很了解,这也是他们能走得很近的一个原因,“他是一个敏感、细腻的人,很容易相处。”

托马斯介绍说,他从南大毕业后,到卢森堡驻中国大使馆做了4年外交官,然后回国呆了一年,又在上海的中欧工商学院读了四年的工商管理。

令人吃惊的是,托马斯现在竟然是上海世博会卢森堡馆的馆长。“拍戏的时候还不是,拍戏正好赶上我们国家要建世博馆,我做过外交官,所以和大使馆沟通后,我就当上了馆长。”托马斯说,卢森堡馆一共有300多名中外雇员。平时不是很忙,如果从国内来了艺术团,就会忙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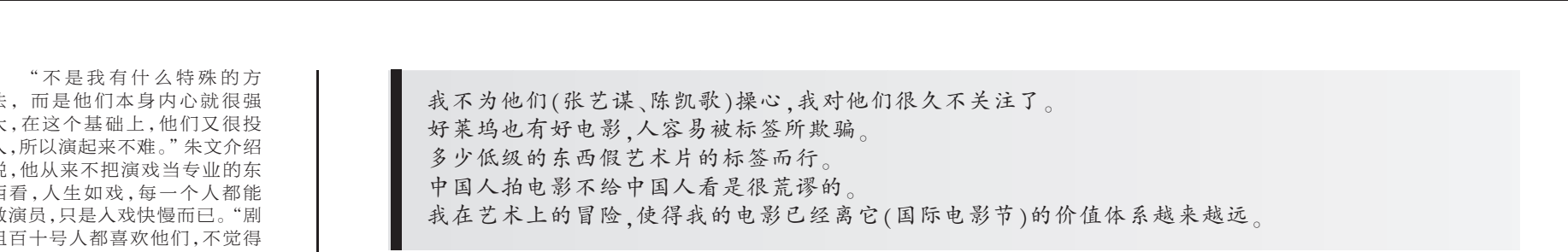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呆了10多年的托马斯,讲一口流利的汉语,应该算是一个中国通了。但他直言对中国还不是很了解,“我在中国时间比较长,但每天都会发现新的事情,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。”

托马斯说世博会结束后,他的馆长头衔也会跟着结束,但他的想法是做一些中卢两国的沟通关系,文化和贸易都行。

说起和毛焰的关系,“我还是他的模特,随口到到。”

《小东西》的结尾有一首歌,名字叫《草原情歌》,歌词是朱文写的,主要是讲时光对生命的影响,歌声中,托马斯的肖像像幻灯一样一张张展示。

谈到随着年龄的增大,画中的自己也会变老,托马斯说,毛焰画的不是我,他画的是他自己。



# 从幕府山到威尼斯不是为了拿奖

我不为他们(张艺谋、陈凯歌)操心,我对他们很久不关注了。好莱坞也有好电影,容易被标签所欺骗。多少低级的东西假艺术片的标签而行。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(国际电影节)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

写小说是很个人的事情,一个人写,写的过程中苦与乐一个人承担,写完了寄出去就行了,拍电影要复杂得多。剧本、导演、制片都是朱文一个人挑,拍摄过程,要和剧组百十号人打交道,得为大家负责,片子剪完了,还要宣传。6月15日一整天,朱文和他的主创都在为《小东西》东奔西走。当快报记者与他面对面时,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多,而当采访结束时,2点30分开球的南非世界杯巴西对阵朝鲜上半场快要结束了。

《小东西》7月全国公映,9月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在朱文看来,票房多少和得奖与否,他都不会在意。“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”朱文说,冒险拍一部好电影,比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重要得多,而他在《小东西》中的冒险已经触犯了国际电影节的价值体系。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上海报道

## 《小东西》出于艺术家之间的认可

朱文:我喜欢掺着用。《云的南方》里,专业演员我用的是李雪健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《小东西》很自由,也很节制。朱文:自由就意味着节制,思想的节制,叙事的节制,这对导演来说是核心的素质、力量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影片中的武打段落有可能会变成经典,观众边看边笑。这段情节是最典型,也是最俗套的。这个片段,对整部影片意味着什么?我感觉到是并置。朱文:是故事自然的延续。我在影片中考察语言的问题,中国功夫也是一种语言。这是不矛盾的。我没感觉到是并置,我觉得这很自然和完美。我不是虚荣的赞美。一个事情它应该的样子,就是完美。环环相扣处理得很精确,得当就是完美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影片中主人公语言不通,没法交流,但是当他们出现幻觉,或者做梦的时候,却同时很自然都接受和默认了,为什么?朱文:这是人的经验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这个经验更像是诗歌传递的经验?现实中太少见。朱文:我的电影都像诗歌。很自然的,我带有这种习气。与当代艺术联姻周星荣新闻周刊:这应该是超现实的片子。影片前一部分,“毛焰”作为当地人在一个孤独的环境出现,没问题,可以想象,但是托马斯到这个地方来,很难理解。朱文:我把它抽象了。武戏戏,两个演员都是混血,他们的着装看不出年代,看不出民族,那个地方在内蒙古,但是建筑是湘西风格的。这个古力是你创造的,而不是简单表达一个现实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这差不多是新世纪想象力最大的片子?朱文:我很喜欢冒险。这是我本色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可不可以说《小东西》是新电影和当代艺术的一种联姻?朱文:是,还有更多的诗歌,这里面包括文学因素,诗歌、小说、音乐,是一种综合。不为“张艺谋们”操心周星荣新闻周刊:大家把张

两个主角都是非职业演员,演武打戏的专业演员反而是配角,之前你也用过非职业演员。朱文:是,我们是有共同的东西。我们经常见到,也都是朋友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对张艺谋他们你怎么看?朱文:我不为他们操心,我对他们很久不关注了。我觉得作为艺术家,他们没有兴趣点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对好莱坞你怎么看?朱文:科恩兄弟,斯皮尔伯格也是好莱坞。好莱坞什么东西都有,它本身也新陈代谢,它拍的好电影也是充满创新精神的。人容易被标签所欺骗。什么好东西,大家都有数周星荣新闻周刊: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朱文:各花各眼。它是娱乐工具,也是表达思想的工具。电影本身是中性的。你对电影不同的观念,带来不同的电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的新电影很少让观众发出笑声的。朱文:我喜欢幽默这种方式。越往后越鲜明,这种选择跟人生态度有关系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拍纪录片吗?朱文:我没拍过。人生如梦。在我个人看来纪录片是幻觉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虚构更有力量?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要一点非洲。目前中国已经不是最热的了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最热的是?朱文:对西方的电影节来说,哪个地方最乱、最苦,就最热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不需要艺术学院?朱文:搞了艺术学院未必是好事儿。很多艺术片的艺术性还不如商业片高,多少低级的东西假艺术片的标签而行。你做艺术片,你故事讲的好,一定有人能感觉到,不会被埋没的。不能说你搞艺术,就有愚弄别人的权利。那不行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《小东西》有点后现代,你怎么看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这样写实的作品?朱文:我的趣味和他们不一样。艺术提供的不是解决的经验,是超越的经验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艺术无用?朱文:艺术有用,但不能滥用,艺术提供的应该是超越性的经验。

不干二流事,假装一流感觉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

周星荣新闻周刊:中国新电影从国外走回国内,已经成趋势?朱文: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会想中国人拍电影不给中国人看是很荒谬的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如果有一大笔资金,你会不会做商业片。朱文: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,我跟钱的关系很好。我做过商业片,韩国人投资的,可是中途经济危机来了,投资企业倒闭了。我不排斥商业片,我的商业元素比商业片还好。你的电影做好了,卖,就是商业片。文艺片也就是商业片,卖了就是商业行为。好的艺术片的投资,比商业片大多了,票房也大多了。标签耽误人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9月,《小东西》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,有可能拿奖吗?朱文:不打算拿奖了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它有个价值体系,什么片子容易获奖,我很清楚。比如政治批判,现实题材等。我在艺术上的冒险,使得我的电影已经离它的价值体系越来越远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我不会在干二流的事情时,装作在做一流的事情。人骗不了自己。周星荣新闻周刊:好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的?朱文:好的艺术家应该超越时代,不被时代所改变。